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黄春明
《儿子的大玩偶》

大玩偶的甘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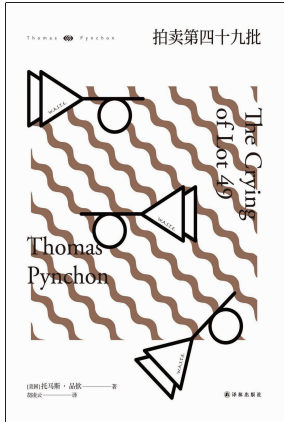
□张怡微

玲娜贝儿在上海火爆的时候，有人戏称扮演她的工作人员为“内胆”，引发了批评的声音，令我想到黄春明1968年发表于《文学季刊》的小说名作《儿子的大玩偶》。1983年，侯孝贤曾将《儿子的大玩偶》拍成电影，可见其影响力，侯孝贤曾说：“‘黄春明’三个字对我们改编过程影响很大，无论是我还是编剧都相当沉迷黄春明的小说。”2019年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重做了黄春明小说集，一套五本，包括《儿子的大玩偶》《看海的日子》《莎哟娜拉，再见》《没有时刻的月光》《放生》，几乎涵盖了他所有的重要作品。

《儿子的大玩偶》故事很简单，说的是一种社会急速转型时期的临时广告人行业——为戏院打广告的“三明治人”，在炎热的天气里，主人公坤树要穿着奇装异服背着广告牌吸引注意。坤树一点也不喜欢这份工作，但其他工作他也找不到。小说中布置了大量的生活对话，透露出生计的不易。坤树曾犹豫要不要让太太阿珠打掉孩子，跟大伯借米也借不到，只得拿出劣质粉块把自己画成小丑，口干舌燥地顶着头顶上的火球去上班，就连路上的妓女和小孩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嘲笑他。因为这份可笑的工作，他得以养家糊口，他一遍一遍地在路上绕，迎着工厂下班、学校放学的人流冲照面，有时也会遇到背着儿子阿龙替别人洗衣服的太太阿珠。阿珠会对年幼的儿子轻声说：“阿龙，你看！爸爸在那里。”坤树有时会太太描述自己在酷暑中走街串巷的见闻，哪里有车祸，哪里在发贩济面粉，显出贫贱夫妻生活的温馨。坤树每天上班前都会和儿子阿龙告别，太太又安慰他说儿子喜欢爸爸扮鬼脸，坤树安慰自己是儿子的大玩偶，隐忍着生活的困境。故事的结尾，发生在一个小小的转机中，戏院老板转变了想法，希望坤树骑三轮车做宣传，这也许意味着坤树可以卸下这一身搞笑的行头。坤树疲惫又感慨地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家，却意外发现儿子阿龙认不出他了。儿子常年只见过他那个丑陋滑稽的造型，以为那就是爸爸，卸妆后的爸爸，阿龙反而认不出来了。于是，坤树“心突然沉下来”，他再次装扮起来，阿珠问他：“你现在打脸干什么？”坤树只是想让儿子认出他。小说质朴动人，又让人感到心酸。《儿子的大玩偶》对我写作最大的影响，是小说行文中大量对话和括号的使用。曾有很多人问我，为什么小说里会有括号表达心理活动，我想这是黄春明的发明。它不断提示读者，坤树强烈的自尊心及对亲情的妥协，他压抑了自己的感受，但他并不糊涂，他的尊严感也并未消失。这将小说结尾烘托出悲情的氛围，让我们看到一个贫苦穷生活异化的父亲，为了守住儿子的爱，是如何心甘情愿地放下自尊。

小说集中另一个著名的短篇故事《苹果的滋味》，同样技巧上成熟。小说开篇，就以极强的镜头语言勾勒了故事缘起：“很厚的云层开始滴雨的一个清晨，从东郊入城的岔路口，发生了一起车祸：一辆墨绿的宾字号轿车，像一头猛兽扑向小动物，把一部破旧的脚踏车，压在双道黄色戒超车线的另一边。露出外面来的脚踏车后架，上面还牢牢地绑着一把十字镐，原来结在把手上的饭包，被抛在前头散了一地饭粒，唯一当饭包菜的一颗咸蛋，撞碎在安全岛的沿下。雨越下越大，轿车前一大摊凝固的血，被冲洗得几乎灭迹。几个外国和本地的宪警，在那里忙着鉴定车祸的现场。”这个极度凝练的场景，层次分明地写出了“宾士车”和“脚踏车”的阶层差距，国人与外国人的矛盾性质。《苹果的滋味》是以关键场景和事件作为小说脉络叙事的范本，“车祸”“电话”“迷魂阵”“一阵骤雨”“雨中”等看似不连贯的关键词，背后都带有一个人物的视角，从各个角度揭开“我爸爸被美国车撞断了两条腿”之后的剧情走向：这是一个贫困家庭，小弟弟到学期末都没缴上学费，小姐姐已经做好准备被卖到人家家中当养女，因为父亲的车祸，家庭可能会得到救助，甚至救助到了需要感恩这场灾难的地步。异化的高潮，发生在美国医院中，几个孩子一边吃三明治一边喝汽水还有说有笑，开始分平时根本吃不起的苹果，咬苹果的清脆声吸引了撞断腿的爸爸阿发。阿发开始并不想吃，但最终还是抵不住诱惑，向太太要起了价值抵得上四斤重的苹果。

小说的讽刺之处在于，苹果的诱惑几乎解构了开篇“唯一当饭包菜的一颗咸蛋”被碾碎的悲怆感，然而这家人很丑陋吗？当然不是，他们都“正常”地待在命运为他们写好的设定中。苹果的滋味，像一种幻象，更像是道破幻象的文化危机，暗示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样的人、这样的事、这样的不公与讽喻。



译林出版社
「美」托马斯·品钦
《拍卖第四十九批》

熵，作为一种文学修辞

□育邦

托马斯·品钦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印象？一个现代隐士，一个文学怪杰。在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中，除去作品，他本人像人间蒸发一样——羚羊挂角，了无踪迹。有好事者前往品钦的母校康奈尔大学查询档案，竟然发现年级名册中品钦那页上照片不翼而飞了。

为了反击多年来媒体滥造其形象，2004年，品钦在大型情景喜剧《辛普森一家》中友情出演，他的出场与对白完全是托马斯·品钦式，他在剧中说：“这些鸡翅真是美V！我要把这个配方写进《万有引力之虹食谱》，放在油炸49马铃薯饼旁边。”这句双关语对白正好对应着他所创作的三部最重要作品：《V》、《万有引力之虹》和《拍卖第四十九批》。

哈德罗·布鲁姆极推崇《拍卖第四十九批》，在他的《小说家与小说》中写道：“我认为到目前为止，品钦的代表作是《梅森和迪克逊》，但我个人对《拍卖第四十九批》的喜悦过于强烈，不可能转而看重品钦的其他作品。”

这部小说行文诡谲，采用了侦探小说的架构，但其中人物和情节真假交织，线索错综复杂，如迷宫一般，云里雾里，扑朔迷离。评论家詹姆斯·伍德将品钦的作品归类为歇斯底里的现实主义。如果你试图以自己的智力破解作品谜题、寻找真相的话，你就会陷入品钦为你设计好的“后现代主义”泥潭中，歇斯底里将让逻辑解体，最后无路可走，也没有什么真相。《拍卖第四十九批》中有这样的叙述：“你们这些人，就像清教徒对待《圣经》一般。那么迷上了文字。你知道戏在什么地方，不是在文件橱里，不是在你所要找的平装本里——”这是“公案”的托马斯·品钦式表达。

1964年夏，主人公奥迪帕某天回家后发现自己已被她的已故情人、加利福尼亚房地产巨头皮尔斯提名为他的遗嘱执行人。于是，一向循规蹈矩的家庭主妇奥迪帕离开洛杉矶奔赴皮尔斯的老巢，展开遗产调查事宜。调查过程中，浮现出些许蛛丝马迹和可能的线索，但这些线索都毫无例外地指向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地下邮政系统——特里斯特罗。对于这一神秘组织，奥迪帕穷追不舍，展开了一系列调查，然而她的追踪，却没有任何明确的结果。小说还安排了一个戏中戏，即奥迪帕通过观看《信使的悲剧》这出戏和对剧本不同版本的对照，弄清了特里斯特罗的前世今生。如今它以一种符号的方式存于世。奥迪帕在皮尔斯留下的邮票中见到过此标记，在酒吧的厕所里、在一个工程师于纸上的涂鸦中、在小孩画在人行道上做跳绳游戏的方框之间、在帮派少年的衣服上、在一家洗衣店的布告牌上、在公共汽车的座位背部等众多地方均见到过它……它足够活跃，有一个口号：W.A.S.T.E.（意为：我们等待着沉默的特里斯特罗帝国），其缩写即标记。

面对纷繁杂乱的线团，使作为忒休斯的奥狄芭陷入迷茫，她永远也无法确定怪兽米诺陶诺斯的位置，甚至是否真的存在着“特里斯特罗”都是个未知数。或许，她自己只是皮尔斯设置的骗局中的一环；或许，这一切都是她自己的疯狂幻觉。

熵是世界的一种隐喻。品钦把热力学世界同信息流通世界联系起来。他写过一部短篇小说，就叫《熵》，整个社会中的熵正在增大，世界会走向热寂，而当务之急是人类要增进相互理解和沟通，以抵御日趋恶化的混乱状态。他天才地把科学的概念应用到文学创作中来，也可以说，正是他的大胆实践才开辟了一条属于他自己的文学航道。熵的概念最早由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于1865年提出，简单地说，熵的本质是一个系统“内在的混乱程度”。熵的概念下还衍生出一个熵增定律，它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又一种表述，即孤立系统的熵永不自动减少，熵在可逆过程中不变，在不可逆过程中增加。

故事的结尾是这样的：第四十九批拍卖品进行拍卖的一组邮票，似乎是解开特里斯特罗之谜的终极钥匙，但就在此刻，品钦宣布：游戏结束了！从某种意义上而言，《拍卖第四十九批》的结局印证了熵增定律，小说的终局在一片混乱里走向了寂灭。我们最终的世界将趋向混乱与无序。

熵，作为文学的方法论进入了品钦的小说写作中。虽然品钦后来承认他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是肤浅的，并说选择一个如此深奥的概念并试图谈论它是“一种写小说的低级方法”。我以为，熵作为一种系统的文学修辞赋予托马斯·品钦以独具一格的小说创新能力。

删人快语



新星出版社
「美」汤婷婷
《女勇士》

不讲话你就是裸植物

□蒯乐昊

作为2008年度国家图书奖的“杰出文学贡献奖”得主，华裔作家汤亭亭早已获得美国主流文坛的认可：大型文学辞典《当代文学评论》大开本有关她的评论占了21页；《剑桥美国文学史》对她有专门的研究；美国文学界把她的作品列为当代美国文学、女性研究、族裔研究、人类学等课程的必读教材。

“接下来我对你说的话，你不可以告诉任何人。”汤亭亭的成名作《女勇士》中的这句开篇之语，一度在美国各高校中风行，成为年轻人见面打招呼的第一句话。

《女勇士》中母亲是个讲古高手，《中国佬》中曾祖父是个话匣子，《孙行者——他的伪书》中阿森·惠特曼则是一个文思泉涌不可遏止的能言善辩者……汤亭亭执着于“讲话”这个概念，她试图用“沉默”和“讲话”的对比来传递这样一个信息：华人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，来反击美国主流社会的偏见。

《女勇士》有两个最主要的叙述者：母亲与女儿，并以母亲和女儿共同讲故事的方式将事铺开。书中有这样两段：母亲挑开了女儿的舌筋，使她能言善辩。女儿狠揍了一个和她年龄相仿，但不会在人前讲话的华人女孩，对她说：“你知道吗？不讲话你就是裸植物！”

这便是她对“沉默”的看法：沉默是不正常的精神症候。在她的小说里，勇敢、乐观的人物全都是敢于讲话、善于讲话的人。她把“不讲话”视为软弱。

尽管无数次描写和想象中国，但直到1984年，汤亭亭才首次到访。在第一次回乡之路上，她紧张得说不出话来，“我害怕祖国根本不存在，是我一直在创造着它。”

在伯克利大学学习英语文学专业，还做了很长时间的高中英语教师，汤亭亭偶尔午夜梦回，丈夫告诉她：“你在梦里说了很久的中文。”

英语和广东话是她的母语，普通话则基本是一门“外语”。在故乡新会，她操着古镇四邑的方言跟表亲们聊天完全无须翻译。有一次她去南京某高校，“他们贴了大大的横幅，我看到英文写的是欢迎Tang Tingting，广东话里‘汤’的发音是‘hong’，我完全没反应过来他们是在欢迎我。”

父亲对她的名字常常被错写成“汤婷婷”感到愤怒，给汤亭亭起名的时候，他想让她显得男性化。“亭亭玉立”是一种不倚靠别人的独立姿态，不是“袅袅婷婷”那么柔顺。

1940年出生于加州的汤亭亭是第二代移民，母亲朱英兰是一名助产士，也是《女勇士》中“母亲”的原型，在汤亭亭眼中，她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。在祖父的坚持下，母亲和几个姨妈都没有缠脚，都接受了良好教育。母亲就读广州的医科学校，教师都是来自欧洲的西医，“她是第一个把西药带回村子的医生”。

母亲也是汤亭亭叙事上的师承，她小说中很多故事都来自母亲。“我们家里有许多故事时间，早餐后大家会讲讲各自的梦。梦是一个很好的连接点。我在新加坡与一位老姨妈重逢时，她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‘你母亲梦着什么？’这是我们家的一个老传统，我的外祖父就因每天在村里的广场上讲故事而闻名。”

“母亲告诉我的故事，有一些是她的梦，有一些是对中国的记忆。也有一些是不真实的记忆，这对她很重要。我母亲是一名非法移民，我父亲也是，他躲在轮船上从古巴偷渡到纽约。父亲会通过赌博来赚钱，有个男人把钱全都输光了，我父亲就向那人提出用他妻子的签证抵债。就是这个签证让母亲来到了美国。为了要过关，她必须熟记这个陌生女人的一切。”母亲的叙事同时有着真实和虚拟两条线索，汤亭亭也用同样的双线模式来讲述她的故事。

《女勇士》最终被选入美国教材，并一举颠覆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女性的偏见——在此之前，在欧美成见里，中国女性要么是缺乏力量的美丽娃娃，要么是妖媚神秘的邪恶化身。但汤亭亭的小说化用了花木兰形象，刻画出发奋女性的果敢以及她们融入美国的蜕变。在30多年前，正是因为这部小说，“花木兰”成为深入人心的中国女英雄，汤亭亭也因此被称为“花木兰教母”。

隐匿之光

微言达义